

信仰之路

朵墨

中國的大環境是無神論，在這樣的社會中，信仰是一種稀缺的元素。遙想自己一路走來，我自己都會詫異自己的信仰是如此的虔誠和堅定，去相信一位無所不在、全能全知的神，去相信聖體奧跡、肉身復活。我是一個很容易迷失的人，可是在我的人生中，從來沒有失落過，因為每次在選擇的岔口，天主總是奇跡地呵護著我。

如今，我偶爾會給朋友開玩笑說：「以我的信仰背景，走到現在還可以如此虔誠，就是一個奇跡了。」我出生在一個小堂口，整個村子一開始只有母親一人是教友，父親是一名老師，對信仰雖然不反對也談不上支持。童年的時候因為家庭的原因，五歲的我開始跟隨姥姥生活，姥姥是我信仰的啟蒙老師。可是姥姥家的村子裡也是只有我們一家教友，姥爺是基督教，而三個舅舅對信仰冷淡，兩個妯子是教外人。即使如此，姥姥對我信仰的培育使幼小的我終生難忘。

小時候對信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姥姥的祈禱。每天清晨我睡眼惺忪，看到的第一幕就是姥姥在跪著祈禱；晚上睡覺時最後一眼，也是看到姥姥在撥動念珠祈禱。每每做錯事情，

姥姥就告誡我要向天主認罪、不可再犯，常常給我講耶穌的苦難和天主的仁慈。每到主日參與彌撒，可讓小小的我吃盡了苦頭。彌撒總是凌晨五點鐘開始，姥姥凌晨三點鐘就帶著我出發，步行去臨近的教堂參與彌撒。特別是冬天，寒風刺骨，可是卻不敢有半句抱怨，心裡只是期望快點到教堂，美美睡一覺。信仰是需要從小培育的，無數次當我懷疑天主存在的時候，姥姥那一句句大智若愚的教誨，積雪上一大一小兩雙腳印就會灼痛我的心，讓我去探究信仰的真諦。

初中的我開始面臨信仰危機。兒時會對家長的教導絕對的服從，可是長大後自然開始擁有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開始獨立的思考這個世界存在的種種問題。那時候單純的覺得信仰很無厘頭，尤其是在學習了科學知識之後。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怎麼會有人傻到相信呢？從小學到初中，我接觸的同齡人中只有我一個人是教友。曾經聽很多人說過自己因為信仰而受到別人的嘲笑或者孤立。這種情況倒是從來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喜歡自己的與眾不同，從來都會率先表明自己的教友身份。然而我是一個愛求真的人，儘管周圍都是教外人，可是我喜歡看書，通過一切可以找到的教會的書籍來了解這個對我來說既陌生又熟悉的信仰。是的，我那時才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可是已經思索煉獄靈魂、無原罪始胎的奧秘，知道了很多聖人聖女的生平，還粗略的讀了幾遍聖經。可是，我不能接受這些，信仰和我接受的教育格格不入，和我的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當我站在真實的世界去看信仰的時候，一切像是一場鬧劇，彌撒、祈禱什麼的，確

實真的如同一幕幕的舞台表演，華而不實，沒有真正的支持點來供我去相信。

初中畢業的時候，繁忙的課業讓我連祈禱都懶得再去做。信仰此時對我而言就是雞肋，我不可能去丟棄它，強大的慣性已經讓它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因為我找不到理由來讓自己相信。堅貞不屈的殉道者，層出不窮的奇跡，德高望重的神父，虔誠熱心的老教友……這些我都知道，都聽親人們親自說過，可是距離我太遙遠了，遙遠的不真實。就在此時，我參加了教區組織的第一屆高中生夏令營。若是說我在哪裡徹底的改變，有些牽強，畢竟只有短短七天時間，談不上洗心革面，但是我第一次知道，我不孤單！原來還有那麼多的同齡人和我一起擁有信仰，去感恩，去朝拜。像是一次充電，已經耗盡的信仰開始注入新的活力。同年，癱瘓八年的奶奶領洗入教，安然辭世。次年，我整個家族四十餘人領洗入教。

母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讓整個家族接受信仰，對我的衝擊十分巨大。母親其實什麼也沒有做，沒有傳教，也沒有講什麼奇跡或者聖經。只是照顧了奶奶八年的時間，從未與鄰人有過矛盾而已。我開始明白，信仰不是理論知識，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而祈禱不僅僅是口頭上無休止的讚美，而是內心的真誠和行為的皈依。

高中匆匆而過。五光十色的大學生活，沒有彌撒的周末狂歡，讓我距離天主漸漸遙遠起來。最終一次哲學辯論課上，一位同學的話語給了我致命的打擊：「我不喜歡和宗教人員

接觸。他們雖然與人為善，但是卻是最自私的。他們對人好，不過是為了自己將來升天堂罷了。這種虛偽的奉獻，如何能說是博愛？」一瞬間，我無言以對，二十餘年來的信仰轟然倒塌。

每次在我信仰危機的時候，天主總是將我召喚回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向一位陌生的神父辦告誡，傾訴自己的苦惱和疑惑，甚至責問他的選擇是不是僅僅因為自私。神父問我，若是自私，每個人都是為了升天堂而去愛，那麼耶穌為了什麼？之後一步步將我的思想帶出了死胡同，我的信仰更加成熟了一步，明白了天主是愛。事後知道這位神父負責教會傳媒工作，便許諾大學實習時為教會服務一年。雖然學校方面多次阻撓，但是我最終成行。在主教府服務的一年，我的信仰由以前虛幻的泡影變為真實的基石。

且不說每天一台彌撒的恩寵，每天喜樂奉獻的生活，層出不窮的附魔、預言事件，採訪堅守主訓、善良無私的教友，單單是參與教區祝聖 8 位神父 5 位執事的典禮就已讓我熱淚盈眶，信德倍增。以前我的信仰如同鏡花水月，看到水裡的倒影，雖然知道真實物體的存在，可是見到的僅僅是虛像而已。一瞬間，我彷彿從水中出來，開始看到這個真實的世界，天主無處不在、處處都在的世界，耶穌時刻陪伴在我左右的世界，最小的弟兄與基督同體的世界。那麼真實的一個世界，彷彿打開了另一扇門，與基督重逢。

2014 年韓國亞洲青年大會時，儘管困難重重，但是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我依舊順利的奔赴韓國大田，沿著殉道者

的足跡，感受天主的偉大。我的祈禱再也不是心口不一的誦經，而是將天主當做父親，將耶穌當做哥哥，向他們撒嬌，傾訴自己的快樂和悲傷。而天主每每給予垂允，甚至是有時是我的異想天開，他也會同全天下寵溺兒女的父親一樣，悄悄地給我驚喜。

現在的我，每天喜樂開心的去讚美天主，向他祈禱。雖然他不曾給我明顯的奇跡作為回應，但是我總是會想到自己解決的辦法。若是我在他內，他在我內，那麼他的沉默，是知道我有足夠的力量去應對挑戰。一首詩，獻給天主聖三，願我此生愛你，至死不悔！

人說輪迴因果

可是我知道

此生的盡頭是你

或憂或喜 等我來赴這場歷時千年的約

你怎會如此一意孤行

明知起始和結局

卻倔強的不改初衷

不言不語 歡喜的承受種種酷刑

據說你曾博愛眾生

是否曾有一瞬

你唯獨注視我一人

或愛或恨 我深知我有這半世痴情 □